

# 實習短札

## 物理治療系 王湘富

八月十三日，離我大四那一年開始進入醫院實習的日子已在不知不覺中過了一個多月。安穩地闔上厚重的原文書，如同我心裡查詢到老師擬欲的答案一般，簡素卻又充實地躺憩著。在隨手熄上桌前閱讀燈的開關前，手中的筆默默地遊走在日記本上頭，冀盼將這些日子以來的種種感受濃縮書寫成一句話語，註腳我這一個月來的心情點滴，是結束？亦或者是一個開始？我不知道，卻又莫名地堅定著，堅定地知曉我自己的無知，或許，希臘的大哲豪蘇格拉底曾經領會並瞭解過這樣的痛苦。

「我是在當上了一個實習物理治療師之後，才開始學習著如何當一個物理治療師。」

一如往常的晨間教學時間，聆聽完同學的案例報告並進行完討論之後，我們匆匆忙忙地回復治療室的環境，準備正式迎接一天的開始。從臨床老師手中接過今天需要進行物理治療病房照會的通知單，快速地與同學遞傳口罩並穿戴整齊後，我們旋即出發，出發前我們不經意地抬頭看了一下櫃檯牆壁掛立的時鐘，九點十五分，還算是個不錯的時間。捷履快步地穿梭過長廊上熙攘來往的人群，在病房大樓的地下樓層搭上通往照會病房所在樓層的電梯，思緒卻仍如同玻璃窗外天空中愜意的浮雲一般，走走停停，緩慢地留滯在景福通道的另外一端，彷彿忖想著什麼……。

時間被人們分分秒秒地劃分著，就真的能夠如同鐘錶上爭相競走的兩針一般讓人擁有著嗎？我不禁開始思索著什麼，過往與現在，彼此相互縈繞卻又相距著一段不容跨越的間隔，時間究竟在我的身上體現了什麼樣的變化與成長，此時此刻的我與乍甫實習的我，又是否存在有著什麼我自身不知覺的成熟與蛻變？在臨床教師們與我們進行臨床實習的期中評估時，每當老師問及我們實習期間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總是會面有豫觀地答應以臨床上技能實作的體驗與決策經驗的積累。但在回答這樣的基本答案之餘，我卻總是會回憶起那天老師與我所說的話語，「你是學生，本來就被允許可以犯錯，重要的是，你從錯誤之中學習到了什麼！」老師的一句話，如落銀盤，激盪聲入耳鏗鏘。從前，聽老師們說學生是幸福的，我總單純地以為是因為我們學生不需要如同老師們一般，在修習課程上所需貢獻而出的時間與心力。直到我們成為實習物理治療師，踏入半個社會的組織架構之中，這才明白老師們口中學生幸福的定義。

學生，從來沒有想像過學生的身分竟可以被如此地寬恕、包容，在這樣的一個既有實際生存方式的社會，想了一想，也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認真地去思考學生的存在與其意義了。曾經，消極悲觀地認為學生是社會層次中最不必要的存在，無所謂的對社會或世界之貢獻，卻忘記了有多少人是從學習的過程之中，逐漸轉變成為建構這個世界的一個元件要素。學生，本來就是一股緩慢隱伏在社會之中的反動，靜靜地等俟時機成熟的到來。無可避免地，人總是在失去之際才懂得珍惜所有，唯有在我們褪下那身為學生的辨識色之後，我們才感受得到學生實際存在的意義，與學習新事物的純粹美好。學習生涯中的每一次機會、每一個嘗試、每一個錯誤，每一個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相遇，都隱匿有老師予我們的擁然接受。人與事，由外歸收而內顯著的變遷總是要透過我們不斷地凝眸回顧、省思，時間的深厚蘊藉也才得以彰顯而出。

依稀記得學系主任在我們宣誓授袍的典禮上與我們所說的一席話，主任說，物理治療，是一項從實作中去思考、去學習的專業。在歷經有短暫的實習過程後，如今，我才慢慢能夠真正體會出主任當初說這番話語的心意。這也才猛然驚覺，以前老師們在課堂上所說的，怎麼我們到現在才明白瞭解呢？「作中學，學中覺，覺中作」，轉眼我已然投身入這一個演繹不息的循環之中，只能說，我在當了一個實習物理治療師之後，才了解如何成為一個物理治療師。

一瞬間之間，在物理治療中心實習的階段也已接近了尾聲，時間，就如同那年夏天畢業旅行的我們腳下踩踏的海沙一般，無聲無息地隨著浪汐流逝在我們的趾間，在那漾著澄藍色海洋的天空並綴有回憶的夏日午陽下，一種無能為力、不復攫取卻又真實存在於我們身旁的感受。如果說實習的生活可以永遠地帶走什麼東西的話，我希望能帶走一句話，一句無論何時何地都能予以希望的人生圭臬。「你是學生，本來就被允許可以犯錯，重要的是，你從錯誤之中學習到了什麼！」老師那天早上與我所說的話，至今我仍鐫刻在心上，過錯是什麼我早已忘卻，但我深怕遺留的是隨著歲月遞嬗而磨滅不復的那句話語。





# 十里之遙

醫學四 陳泓任

「你為甚麼要來修這門課啊？」一堂生命科學領域的通識課上，理工科學妹不解的問我。

「生命科學和醫學是兩個不同的領域。」我笑笑，沒有說出來。畢竟很難去解釋，若在群山之間徘徊，抬頭一望，便是所謂「十里不同天」。

醫學院到總區共同教室的距離，正好是十里（註：約今五公里）。

「好，所以，同學，像剛剛助教說的，如果要記到腦袋裡面久一點——就是長期記憶——要重複七次...所以你們最好把上課講義多念幾遍.....不過好像來不及了...」莊教授語畢，台下爆出一陣笑聲，從嘈雜交談聲中，大概感受的出來，多是在自嘲即將潰堤的期中考。來自不同系所的學生們，在共201裡鼓譟著。

「Limbic system和情緒、記憶有很大的相關性，Long term memory就是透過Amygdala到prefrontal cerebral cortex的強烈興奮性傳導...」湯教授語音未止，就被翻書、抄筆記悉悉索索的聲音掩過，這裡是基醫501，一個嚴肅而安靜的學術講堂。

同樣是兩三百人塞滿的大教室，一樣因人數眾多而略顯悶濁的空氣，螢幕上也閃動著相仿的主題，但對於同一件事，卻是用這麼不一樣的角度來詮釋；對我來說，實在很難把這兩個領域，整合出一個中心思維——因為他們的「道」不一樣。作為一個經手生老病死的道，醫學對生命的體認是責任；作為一個欣賞生老病死的道，這門課對生命的體認是興奮。

但這兩條「道」又並非南轅北轍，同在探究生命的領域內，對科學的追求是兩道的交會點。「十里不同天」，其實仍是同一片蒼穹，只是窺探的角度不一樣而已。

學期開始的幾堂課，介紹到肌肉的運作原理：「透過釋放鈣離子，肌動蛋白與肌凝蛋白藉由水解ATP獲得能量，step by step，在幾微秒的瞬間，將肌纖維收縮完畢。」我閉上眼，快速掃描記憶中的講義內容：「鈣離子接上troponin之後，造成tropomyosin的旋轉，使...」

「誒，你不覺得跟履帶有點像？」旁邊的同學向他的朋友說。

有時候，上課的樂趣不僅於生命精妙奧秘的讚嘆。鄰座同學的反應，也有百態的趣味。畢竟選修這門課的同學，大多數來自非生命科學領域的系所，順過他們的視線來看自己主修的學門，才能看到平時所不能覺察的，不管是學術上的類比，抑或情緒上的悸動。

了解身處在怎麼樣的路上是一回事，別人如何來看自己的「道」，又是一回事。醫學不就是如此？醫者與病患共擁同一片天，卻是兩個世界，醫療的本質之一，就在溝通。

同樣對於肌纖維的收縮過程，醫學院的課程鉅細靡遺的剖析：神經電生理的過程中，離子如何平衡？心肌、骨骼肌、平滑肌收縮的差異、藥物可能的作用點，從最最微觀的角度，奠定日後問診的基礎。

可是這堂課，卻是透過豐富的肢體語言，告訴我們肌群彼此間的拮抗，並透過影片播放，展示分子機制的卡通模型，以最最淺顯的方式，綻放同學的會心一笑。

在醫學的道上，我們進入森林，細細檢視每一株樹，投身而為園丁，期望「林」的茁壯；但在這門課，我們卻走在一條繞行森林的道，望向「林」的棲位和綠意的律動，想像樹的盎然挺拔，享受一種欣賞的純粹喜悅。

醫學對人體做了最精審的解構——器官、組織、細胞、顯微、到超微——分割今所不能分割，謀求對症下藥的最大可能。

這門課對外界延伸出最廣闊的觸碰——人類、動物、生物、環境、到地球——匯流昔所未曾匯流，尋求活在當下的最大感動。

生命科學和醫學是兩個不同的領域。

何其有幸，能在通往不同山峰的路徑上，與另一個自己對望。

2010的春季，我往來於知識和路程的十里之遙。



# 單身上路

藥學三 陳祐萱

一個人獨自旅行之前需要累積多少勇氣？在你搭上飛機，降落在海洋的另一端時，你從沒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或許你也從沒打算問。

這是你第一個隻身踏上的城市。雪梨。黃金色的海港之都，他們是如此稱呼。

你抵達的這天是早晨。在起飛前，你向晨曦道了早安。落地時，機場外的陽光從高架橋間洩漏而出，你戴起墨鏡爬上小巴士。

在背包客旅館登記後，你拖著一個比你半個身子還要高的行李箱，小心翼翼地握著鑰匙，一路磕磕碰碰爬過了鋪著廉價地毯的樓梯，直到頂樓。

當你選好床位，將行李箱打開，將未來幾日可能會用到的物品一一取出、安置好，你兩手撐著上舖，支撐著自己的重量爬上了床墊，讓雙腳自然地在床邊垂落，你掏出手機，開始讀著Bryan的簡訊——就在那一刻，你的眼淚不受控制地奔騰奪眶而出。

先前在布里斯本的一個星期不過是場暖身，真正的單獨冒險從此刻才正式開始，但這時的你却像忽然被父親放手的學步幼兒，猛然不知該如何是好，下一步不曉何去何從。世界如同一個巨大的問號在你面前展開，延伸沒有極限，你還找不到心中的答案。未知是無限的可能，可能美好，可能糟糕。恐懼張大了嘴，一口將你吞噬。

你默默地掉著眼淚一會，日光和煦地從唯一的窗戶照了進來，灑在你手臂上，彷彿溫柔的觸碰。你忽然覺得此刻自己的害怕如此荒唐。

你被困在飛機狹小的座位上八個小時，把自己扔到一個全然陌生、所有人說著另外一種語言、對你而言幾乎要是另外一個星球角落的地方，不是來如同落難少女般無助哭泣的。你是來冒險的——就算你作不成心目中的女英雄三毛那般流浪撒哈拉，你的牛仔褲和球鞋可比你的心都要早準備好迎接這一場探索。

於是你努力對自己擠出一個微笑，迅速地剔除背包中不需要的重量，小心地不吵醒仍在睡眠中的新室友們，離開了房間。

雪梨冬天的空氣有種莫名的清爽。站在旅館前的人行道上，你深深地吸了滿滿一大口，感覺冰涼的空氣脹飽了肺。你往前走。按圖索驥不應該是件難事，至少在妳記憶所及如此。妳將地圖摺好，放在厚厚羽絨外套最易拿取的口袋中。

在第一天日落以前，妳走完半座城市。

但在妳初來乍到的這天，帶給妳驚喜的不是期待許久的海事博物館、不是無數船隻停留的碼頭泊岸，不是灰色木頭棧道上閒適歇息、讓妳也好想跟著坐下來的大海鷗和人群，而是妳捉著那只地圖卻還是迷了路，迷了路卻意外地絲毫不懼怕、再誤打誤撞發現那條擁有可愛動人矮房的街道。

妳從來不知道，迷路也會是一種樂趣。

這是這座城市教會妳的第一件事。

「微笑！微笑！」有個小小的聲音在心底說著。妳的嘴角上揚又彎下，像極了不協調的拋錨機械小丑。在這個物價高昂的咋舌的城市，為了節省妳算計著開銷：妄想半條吐司撐過三餐（相較於好好吃一頓飯妳更寧願吞下自己的舌頭），只靠雙腿漫遊整座城市好多留下幾塊錢挪作它用。妳不真的不能吃苦，但是除了“Thank you”這句妳從抵達後最常說過的話以外（妳簡直懷疑學了八年英文仍然只能像個國小學童那樣傻傻只會道謝），妳幾乎不說英文，不說話。不是妳沒有辦法說，而是沒有人能夠說。雪梨到底是座城市，擁有自己的冷漠。

妳的心如同氣球，好不容易充滿勇氣，不出十五分鐘又洩去了一半。

直到妳從藍山回來的那天，妳下定決心，握著電話，告訴太平洋那頭的媽咪隔天妳要去當貴婦。其實所謂的貴婦也不過只是跳上免費的環市公車，走進懷著百年歷史的古典百貨用力拍幾張照，再去平價超市買要帶給母親的巧克力。但是當妳點了最便宜的一份速食，坐在正對馬路的窗口，漫不經心地注視著眼前行人交錯，忽然有股魔力，讓妳平靜下了。

妳像隻松鼠般細嚼慢嚥地啃著漢堡，什麼都不想，只是看著公車一輛輛停下又開走，只是看著上班族（原先走在他們之中妳感覺自己格格不入——不是因為妳的黑髮黑眼或是明顯矮一截的身高——而是他們的速度步調頻率；妳是時針，他們的秒針卻已經跳躍過好幾格）如同流水通過。

妳忽然笑了。那股微笑的衝動不大，淡淡的、靜靜的、不著痕跡卻又不允許妳拒絕，笑意由雙唇中心散開，蔓延至嘴角，最後是整張臉。

一定是連妳的雙眼也被光芒點燃，因為十五分鐘前坐在妳身邊，此刻已經解決完他自己的餐點的中年男子擱下手中的報紙，開始向妳攀談。你們隨意地聊些什麼：妳從哪來，一個人嗎，唸書或者旅行。妳一一回答，帶著禮貌還有很多妳剛獲得的、還擦不去的微笑。他說他家族很早就移民到澳洲，他那一頭鬢髮就是希臘血統的絕佳證明。他說他表弟在哪條街開了一家超市，而他昨天剛看了一部精采的紀錄片。這不是什麼深度嚴肅的話題，只是一場陌生與陌生人之間的閒談，不是國家大事，只是偶然遇見的兩個人，在速食餐廳裡的一小番閒話家常。

一定是誰幫妳把頭上的烏雲趕走了，因為當妳離開小店時，腳步都輕盈許多。妳就這樣一路俏皮地跳上了那四十七層樓高的旋轉餐廳，一個人伴著兩杯咖啡，在陽光的陪伴下愉快地把所有答應的明信片全數寫完。

「當你微笑時，整個世界都會對你微笑。」

在那天以前，妳以為這句話不過是人們一廂情願的傻氣樂觀，但就連服務生都對妳擠擠眼睛，偷偷招待妳一杯卡布奇諾，於是妳開始覺得：或許，人們願意如此相信是有道理存在。

妳一直認為「躺草皮」是不可能的任務。看見一片翠綠的草皮，接著把背包一扔，整個身子癱在地上，然後呢？享受陽光？那應該是電影畫面不是現實世界吧。

多半時候，妳會揀一張或許樸實或許有著美麗雕花刻紋的公園長椅，優雅地就座，但是此刻正在外頭寧靜的小公園裡等待著另一個進入歌劇院參觀的女孩的妳，卻好想想像周遭其他所有人一樣，找一個有陰影卻同時能親近日光的位置隨性地席地而坐。

那簡直是美夢成真。

妳瞪著眼睛猶豫了三秒，扔下小背包，就在草坪上箕踞而席。如果妳的雙腿有嘴巴，它們必定會開始幸福滿足地呻吟。顯然它們對柳宗元登上西山後不受拘束的心得有著強烈的感同身受。妳拉過背包，將它枕在腦後，對著漸褪的和煦夕陽舒服地眯起雙眼。

沒有人注意妳的動作。沒有人在乎。因為他們早已習慣如此。習慣了愜意不是一種形象，不是動作，而是一種態度。

妳笑開，像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單純地享受著。

今天是在澳洲的最後一天，雪梨竟然飄起了雨。我必須說我想家的嚴重，卻又不得不承認我捨不得這座城市，這一座讓我在初來乍到第一日就因巨大孤寂感而落淚的城市，一座我親自用雙腳去探索、去熟悉的城市。

一個人的旅行事實上沒有想像中的浪漫，卻也沒有想像中的可怕。陌生是一定的，孤獨是一定的，但是如果開始訓練自己微笑，對著這座城市，願意花二十分鐘坐下來，靜靜地、好好地欣賞她，她也會變得友善起來。

最後一日的早晨，妳利用等待時間，以拇指不熟練地一字一句慢慢地畫到手機裡頭，想用最後一點時間抓住的記錄。

啟程以前，妳從沒有想過自己想學些什麼、可能會學到什麼。妳只是張開雙手任它盡情給予，再欣然地照單全收。

有人說，旅行說穿了不過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

是啊，難道不是嗎？但有時自我感覺良好卻能令妳那麼簡單的快樂。

而人生難道也不是一趟單程旅行？

或者，旅行其實始終也只是一個人的事。



# 笑著，說

媽總說她是個惡毒的人，心腸歹毒，人生缺角，小時候。

爸和媽未曾吵過架，看她在她眼底很是不可思議，因為爸性平衝，工作壓力也大，縱使從未捱過爸的打，她還是對他畏懼和怕生，以前仍住家裡時，週末爸若放假，定會帶全家去溪頭爬山、買茶。而中海拔山區的天氣最是陰晴不定——如同爸和媽，不滿四呎的她心想——山腳下雲彩琉璃斑斕，山腰飄著雨起大霧，但鳳凰山頂的天文台卻是風和日麗，樂利著一片屬於山間的颯爽及翠綠的美景。

爸和媽呢？

她真的很怕爸。打小就是個懶散的人，放假日賴床，每早因慢性鼻過敏定有一番難聽的擤鼻涕聲、山路的暈車讓她沒好氣色……這些都是讓爸皺眉的因子——爸真的沒見過打過她，僅消皺起眉頭，就夠她難受了——若再加上塞車或是熟習的早餐店大排長龍，那麼車上凝結的氣氛就像碗發饅的豆漿，恰巧豆漿正是爸和她除了飲茶之外最愛的流體。

對於媽，她是愛到骨子裡卻也隱隱察覺媽妒嫉著她的。中學以前，每每她和弟弟大動手腳，最後總是被媽打得周身籠罩在青霧裡。但這麼說其實並不精確，因為媽必打在制服覆蓋的體膚，可弟弟卻一丁點兒處罰也沒。「真過份！你憑什麼霸著媽對我的愛？」小學的她腦袋裡藏著這份不平，因此，對弟弟下的手一次重過一次。媽老愛提在舊家時爸牽著鴨子學步的她的小手，父女倆一晃一晃散步向停車場的事兒，說著說著露出一抹朦朧的笑，那表情很是複雜，旁人難以形容。

小時候的她已經發現許多事，幸虧她把心事全往心眼兒裡堆放，所以這些都是尚無人知的醜聞，除了她。現下，離家遠了，很多人情世故清晰明朗起來，秀拉的畫也似的，需得距離的加持才能將互補色點巧妙連結，一幕幕一幅幅：媽的歌斯底里，爸愈發嚴重的早出晚歸，化驗室角落抽屜裡的保險套盒子，那次去台中找中醫師傅推拿的尷尬三人行，大過年的卻驅車前往高雄探望那個女人……「那個女人」！她脾性雖未臻成熟，但不想因「那個女人」而大罵髒話跌了媽的架子，降低自己的格調，姑且這樣稱呼著吧。

睡不著的夜裡她經常想起家中那座古老的發條鐘。爸說那是曾祖父時代就存有的古董，因掛在不經日照的牆上，所以方長的木盒依舊保有油亮的漆感，卻是金玉其外。也不曉得怎麼著，儘管上緊發條仍不能按時分記數著光陰遞嬗，愣愣傻傻的鐘聲沒個準兒——就像爸和媽，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肚腹裡卻各自懷著脫軌和委屈。

爸算是個大男人吧。記得媽每次回新營娘家探望，必千萬囑咐她仔細不要說漏嘴給爸知道，然後打發她到丈夫的化驗室裡拿車鑰匙。後來她才知道當初爸媽的結合其實是兩邊家屬不祝福的。初交往時，外婆非得拿掃把將父親打出家門才歇手；即便後來結成親家，也讓父親坐冷板凳不給他好臉色。每次大年初二回娘家，爸的面容一如身上筆挺的西裝，沒有一絲表情。仍在舊家時，每晚媽都要她給爸準備襪子、毛巾、乾淨的衣物放在客廳太師椅上。那正是小女孩怕黑的年紀，她不懂為什麼媽不自個兒為爸打理這事兒，偏要膽小的她去承擔這份苦差？直至今日她才明白那種既怨又愛的情感，那時的媽是否已察覺蹊蹺卻又斟酌著要否說破？真是難為媽了。

到底媽是何時知曉爸和「那個女人」有些首尾的？

每次登山她不是超前就是特意落後，遠遠瞧著爸媽儼影雙雙，心中默默害起一陣心事。老想著若能就這樣一輩子爸牽著媽、媽摟著爸在溪頭林間走下去該有多好？遠遠近近墨濃的山色偶起銀霧，嵐翠鮮明卻是平靜的。在這種爸應能暫時放下對於「那個女人」的執念吧？聽媽說「那個女人」比爸還虛長六歲，年輕時就成了寡婦，悠悠忽忽數十載，好不容易子孫滿堂熱熱鬧鬧一家子了，為何卻要臨老人花叢這一遭？光想想就夠她嫌惡地鎖緊眉眼鼻嘴，怨對地想著：「那個女人」，最好不得好死！慘澹了她理應快樂無憂的童年。

高三畢業那年暑假，媽帶著她搭了許久的火車到舉目無親的台北，去一間頗負盛名的宮廟，是以慈悲善念及觀靈術而顯名的。

一路上聽媽說那間宮廟是靈界第一把交椅，真實見到倒讓她驚異竟是如此一家小小的道場。

觀靈會午後才展開，現在卻已時未竟。人煙稀少，她想。一位自稱住持的師兄迎上來招呼，粉面高瘦，打著東道帶母女倆上香，她這方能好好看看神桌上黑撲撲的仙佛菩薩們。主神是端坐正中的太上道祖，白眉白髮白毛拂塵，她定眼凝視這位名為李耳的偶像，努力想將面容鐫刻入眼，卻是徒勞。

時間還早，住持洪師兄向媽說經道典，她搭訕地聽著，眼睛還貪看包銅邊籠蓋鳳的柚木長桌上的神尊。時間不知不覺推移，一下子小小的堂上擠進三四十個人，奉半跟她一樣初來乍到，晶亮著招子四處瞧瞧。

法會展開，降乩的是西湖靈隱寺的濟公禪師。母女倆看著前一對問事的夫妻，求子。濟公師父開了個溫補的方子要女方煎著吃，叨唸著若母體尚且照顧不好談何生養下一代。她方寸間想的卻是另一番：身強體壯又如何？今世糾葛為何因？

輪到媽了。媽雙手合十向前默默報上生辰資料及心中苦楚，少頃，濟公師父娓娓道出爸和那個女人的淵源。那正是壯年，在旁人眼裡非得透出幾分意氣風發才對得住自己的年紀，但每日黑早起身，森冷的蟹殼青天色中，映入眼簾的盡是要倚靠爸的妻小；而在那片場子裡貴為經理的爸卻總被嫂嫂吆喝狗一般潑婦亂罵，那個女人顧念爸體面自己孤家寡

人，不著痕跡地檢軟工作給她，常對爸噓寒問暖，冷了還燒薑茶帶到化驗室給爸暖身，漸漸就走到一路了。聽到化驗室，她想起了那盒慌日的保險套，又憶起這些童年委屈，擰著悵鬱的眉，鼻腔洋溢著酸慘，胃裡翻攪噁心，眼看就要淌下淚來……但她夾了夾眼，試圖不在眾人面前出洋相，卻是惘然，淚水還是迸了出，一顯漏洞，眼眶整個潰堤，索性哭個淋漓痛快。媽堅強地面無難堪，她卻是涕泗淋漓嘩啦。

後來師父交代要做些功課什麼的，那印象也就如同視線模糊了，僅依稀記得師父叮嚀：「查某团仔哭成這樣難看囉，去倒個冷湯水喝下吧，會好些的。」服用後她自覺堅強許多，儘管止不住抽抽噎噎，卻再也沒垂下一滴珠淚。

回程的路上上下起纏綿雨。

沒多久，她便北上唸大學，那是家裡人的驕傲。

動身那天，依然落著雨，彷彿暈著她複習觀靈那天的場景似地，即使颱風走了，還遺留下大量的雨雲，自然的定理像人與人間的關係：就算不在身邊，就算沒有見面，還是留下印象，留下紀錄。

這些年，她總在與情人的爭吵中憶起她的爸媽，每每是情人讓著她，由她發火也大的脾氣，許多尖嘴獠牙的話語吐信；卻仍舊守護著她，夜深人靜，擁她入懷，任她的淚將蠶絲枕發成了魚翅，喃喃說著不清不楚的、她的母親所受的冤屈與屈，卻不曾提及自己是怎地成為母親無意識的出氣筒。她總說：「我絕不為自己掉任何一滴淚。」儘管人生走過二十個年頭累積了不少遺憾事，她都如她所言未曾為自己哭泣，但情人明白，這不是堅強，而是倔強。

後來，順著母親的意她常回堂上走動，忘記怎麼著就成為堂上的志工。

又後來，成了堂上的皈依弟子，「法」字輩的同梯各有各的心酸，她逐漸發覺自己的煩惱又算得了什麼？若自己都不開心不堅強媽能挺過這段青荊嗎？

總是跟著堂上的師兄在初一十五以及仙佛菩薩得道時誦經；她不是操著河洛話溝通的人，自然和這種八個聲調的語言生疏，卻也是入境隨俗虔誠地誦念著玉皇真經、普門品或是阿彌陀經。憶起那晚濟公師父要父親多念點藥師經，卻也從沒見父親掛念，不知是出於孝心或是求個平靜，就將這部經典念個熟習了——甚至把存起來的私房錢一骨碌地拿去助印手抄本就這麼抄抄起來。

卻也沒和藥師琉璃光如來契應。

在台北的頭一年逢年過節她幾乎不回家，只是將自己寄居在這座嚴冬濕冷陰霾暑氣蒸騰的城市，將自己躲在繭殼也似的宿舍房間，旁邊急診室夜半撼心動魄的救護車聲讓她想起家中牆上那方褐皮匡子的骨董鐘。想著：久大了也會習慣的。後翻個身繼續懷著想家的夢入睡。

仍是：固定到堂上走動，也抄著藥師經。她發現，以前從不吐露心事的她居然也可以向師兄姊說說課業壓力和煩惱，或許，自己正在改變，入眠後也不再被奪人魂魄的救護車聲吵醒了。

終於知道為何自己是法字輩的弟子了。已經往生的開堂祖師留下這麼一句話「弘法承道任，濟世續祖心」，她是再傳弟子，由祖師親手調教的第一代師兄姐是弘字輩的。堂上的氣氛在她看來越來越和樂；想來是自己心境逐漸開闊的緣故，和父母親也常通電話了，一切正朝著美好的方向走去。

總統大選時回家一趟，她見到媽笑吟吟地款待自己，對爸更是柔情蜜意，獨處時還輕倚爸的胸膛，不禁想起以前於新詩上寫過的一段話：「思念是一種不怎麼美麗的羈絆，而我，正株陷其間／盼佛陀慈悲的柔荑將我輕輕掬起，安放你溫暖的懷中」，心裡想著師父說這時候那段塵世孽緣定會斷個分明，從媽的神氣看來是熬過苦了。一起了頭，從前所寫的片斷——浮現：

「你聽不見我的思念如海潮拍打著你孤寂的新岸，那是剛造的斷層尚無蟹居的靜默

妳瞧不透我的悲傷如寒星屹立在片片碧濤，一浪一浪 閃爍著水仙孤芳自賞的哀愁、

「我是舞者，用腳尖追尋天鵝對湖的承諾

你是懷中表，倒數著我黑暗幽谷的重生」

一字一句，分明是寫著父親母親呢！看著爸和媽，她笑得燦爛。

回到台北，往堂上的路走得更勤了，和師兄姊以及其他信眾更有話題了。每次法會結束人潮散去，她定會點上三炷清香，向龕上的諸神訴訴過往不堪的心曲，然後靜靜地跪在那讓香燃一陣子，將不舒服的回憶併放上代不堪的羅愁綺恨隨著裊裊煙霧抽離她的心，安插香火，端來蒲團，放空自己，靜坐。然後神清氣爽地歸去依舊夜半鳴笛的急診室旁，心中重新充盈的是濟世救人的志願及父母親投注在她身上的愛，純粹而潔白，如同她即將披上的白袍，那不是武裝而是一份以大醫王作後盾的堅定信念。

趁著期末考後實習前的空檔，她仍有個地方要去，用這份潔白的喜樂去淨化那裡快快的氛圍。

獨自坐車上溪頭，約莫辰時，雲淡霧生，她循著最難走的一條登山道，打定主意要自個兒走走路了。順路邊，走了十來哩路，到達天文台。從行囊中恭敬地取出手抄本，抄藥師經。平心靜氣。抄著抄著，忽想打電話給爸。嘟，嘟，嘟，四聲響後，爸親暱地招呼著她：「噯，暑假在忙些什麼，還不回家？」語音中漾著期待帶著笑。

她頓了頓，笑著，說：「爸，我正在溪頭呢。您近來好嗎？」



父親是照相師。儘管投注畢生心力在凝聚他人生命中的每一刻，但他自己的現實人生裡，卻似乎不曾存在過那樣完美的靜止瞬間。

民國三十四年，南京。父親夾在抗日戰爭勝利與第二次國共內戰間呱呱墜地。年底，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人和政府代表簽署雙十協定，強裸中的父親無論到哪兒都被祖母在胸前摟得緊緊的。短暫三載，國軍在消耗戰中江河日下。茁壯童年與中原頹勢，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三十七年六月，解放軍發動豫東戰役，攻克開封，殲滅國軍七十五師。毛澤東在隔月宣稱：「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豈料一語成讖。

遼瀋、淮海、平津，國軍命運的落款似乎只欠首都一捺。民國三十八年初，南京人民倉惶失措。祖母胡亂收拾細軟，抱起獨子就往人潮洶湧的港口鑽。一月二十九日，有艘名叫崑崙號的軍艦入港。縱使官方宣布這艘船負責運送往台灣的古宮文物，底下萬頭攢動卻充耳未聞，人人聲稱自己是海軍部眷屬，搶著登船。最後送上船的平民比古玩字畫還多，祖母與父親也是其中一員。僥倖攀援住一線生機的他們不知道，過兩天平津會戰即將使共產告捷，使國軍告結；更不知道，接下來二十四天，他們就要被困在淼淼大海中央，進退維谷。

當時崑崙艦艦長沈彝懋企圖投共，遭副艦長褚廉方百般勸阻。船上所有士官兵及平民隨艦長搖擺不定的意志在航道上徘徊，幾番掉頭而復前行，如逃難的內陸人民在蜿蜒小徑上曲行拐折。最後，食糧耗盡。艙內孩童哭嚎聲自響亮至微弱至幾不可聞。祖母為稍解父親的飢餓，解開衣襟，讓孩子吸吮自己乾涸的乳頭。終於他們撐過來了，如後方漸行漸遠的共產軍，撐過蔣中正的掃蕩與兩萬五千里長征，就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紅色旗幟插滿整片秋海棠的沃土。

沃土。他們也以此稱呼你即將踏上的那塊土地，父親。雖然兩者幅員有十萬八千里的差距。這座海島受到的磨難，一如你歷經的顛沛流離。祖母舉目無親，在國民政府的安排之下暫居台北市外圍的眷村。生活是如此艱難以致兩人無法想像三個世紀前，移民前仆後繼橫渡黑水溝到這裡受苦。祖母與鄰居學習針黹線活，總算能勉強賴以餬口。父親九歲才上小學，讀了一年便中輟。口音比不合身的制服更讓你感到侷促。可又能逃到哪裡去？你們不就是為了逃難所以才來到這個地方？

當時眷村外的大馬路上新開了家照相館。祖母聽人說這時興的行業很有發展性。儘管她自己從未照過相，還是央求店家把父親收做學徒。沒想到一做就是四十幾年。

年幼的我喜歡看父親處理一卷卷的底片匣。底片要送到暗房捲片前，必須先用抽片器把它自底片匣中抽出。抽片器的模樣和開罐器很相似。同堅果一類的罐裝零嘴，底片匣裡密封也是容易犯潮的回憶。父親會將抽片器前端的兩枚片頭插入底片匣的入口，再緩緩旋轉底片匣。直到聽見清脆的「喀擦」聲，同時將抽片器慢慢回抽，就可以發現底片頭也跟著被拉出來。

只有當我興趣盎然地問起古老相機的原理，底片為何一卷總是二十四張或三十六張，還有基於什麼理由讓攝影師先把一塊黑布覆在照相機上才攝影，父親才簡短回答幾句。其它時候，父親大多像暗房一樣安靜，像底片匣一樣充滿秘密。有時，我真希望自己能變成他的抽片器。

父親十幾歲時，做學徒以外的週末也到其他店家打工，因此認識了一位小姐。之後他邀請對方到家裡，祖母卻一把抄起掃把作勢要「好好教她一些道理！」，兩個人嚇得奪門而出。從此，祖母對父親異性交友圈的箝制越來越明顯，父親從未違背祖母的命令。祖母過世不久後，父親接手了照相館。等到他結婚時已四十二歲。巨大的感情空白橫亘在情竇初開與灰髮間，像一段難堪的曝光。

二十年來，父親從未在家人面前生氣，或者流露任何的激動。他用漠然填補所有情緒缺口。有時我反而希望他大聲罵我和母親。父親就像照片裡抿著嘴，眼神木然的人影。他的存在如此真切，但白色框外的我們卻永遠無法摸透他的心思，以致動輒得咎。

我十七歲時，負責預濕底片罐、加顯影藥水，或風乾底片的，終於又變成單獨的身影。母親離開後，我從未親眼看過父親取下那一幅幅慈眉善目，但原先牆上掛著的卻再也尋覓不得。我翻遍書房裡的相簿，全家人的合照，母親的情影，把所能抽出的藏在抽屜裡。趁父親不在時偷偷拿出來看，眼淚就掉下來。

接續黑白照片的消失似的，數位相機踏著一股風暴而來。只消坐在電腦桌前，移動滑鼠敲幾個鍵，影像編輯軟體便修正所有因採光不佳快門時間不對所產生的瑕疵。六年前，父親收起一疊疊盛膠卷沖洗液的淺盤，將裝黑色底片捲的無數小圓筒、恆溫箱裡的顯影藥水罐蒐集成袋。拉下鐵門，暗室裡的紅光與回憶被頂讓出清。

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區隔開過去與現在，黃髮與紅顏，誓言與逝言。離開顯影劑固定的笑靨，框外的每分每秒都在崩解流失。

退休後，父親鎮日陷在搖椅內面向窗外慢慢搖著。對這個島嶼和對岸發生的事表現出一貫的冷淡。每當我問起父親想不想回大陸看看，他總會突然耳背。有天，我看見他手持一個相框，湊近一瞧忍不住心跳加速。原以為那是我倆之間再也無法碰觸的話題。父親不斷用拇指輕輕抹去母親獨照上頭根本不存在的灰塵。他發現我站在後頭也不在意，轉過來喃喃地說：「你看，都發黃了……。」

兩個框套住了父親，桎梏他的一生。紅與藍，像是白與黑那樣壁壘分明，誰也無法滲透的固若金湯。讓人始終離不開哪裡也無法真正進到哪邊去。

(有時，我真希望自己能變成他的抽片器)

面向窗外繼續搖著，父親駕著小舟緩緩擺盪至時間的長河中央。我說，或許有天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媽，同時輕輕把手擺在父親的肩膀上。提醒他，還有一個渡口叫親情。



# 深夜·兒醫大樓·海芭夏

物理治療學系 王湘富

皓皎的月孤獨地浸在黯黑夜幕的酒杯之中，載浮載沉，令人猜不透那樣的濃度有多醉人，水影卻仍然溫柔地映照著陸上行人臉龐上的那一絲憂戚，若現若隱，伴著那暈黃的街燈。如果，不是在這樣的深夜，迎襲著這樣透人刺涼的寒風，我是否又會回憶起那堅強的殘忍？原來，有時候靜默著不說話竟比說話更能讓人有所感受。我思忖著，思緒如同畫在迷津中的筆線，驅直彎角，急欲在紊雜的世界中尋覓得一個光明的出處……。

天外飛來一筆，西元四世紀，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亞歷山卓城正處於政治與宗教變異更遷的動亂時代，人民對生命的信仰也因為科學也逐漸裂解微隙。希臘女哲學家海芭夏(Hypatia)是亞歷山卓城圖書館最後一位管理員的女兒，她繼承柏拉圖(Plato)創立的學派，主張辯證思考的懷疑論，認為我們所見的並不見得就是事物的事實，唯有經過懷疑之後，我們才能接近真理的面向。在《Agora》(中文譯名：風暴佳人/穹蒼下的女神)一片中，女主角海芭夏周旋於代表慾望浮沉的Orestes、壓抑愛慕激情的Davus以及象徵權勢野心的Cyril三人之間。在那宗教至上的神權時代，當日夜鑽研天文科學的她漸漸發現地球繞行太陽運轉的軌道，並非是傳統天文學中大家公認的圓形，而是橢圓形的時候，在不知不覺中，也就代表著她正一步步地朝向著一條危險掩伏的真理道路邁進，但是，她卻絲毫不退卻半步，而是以更明慧睿智的眼神仰視著天空，迎向自己的未來。

那樣熟悉的眼神，我似曾相識，令我不免回憶起邂逅海芭夏的那個下午，正是老師固定與我們進行臨床教學診的時分，那天的天空如同往常一般順律無奇，卻又在澄淨的淡藍中匿遁有一絲的不平靜。「好！這個問題給你們五分鐘討論，討論完之後告訴我答案」，每當在臨床決策上遇到有個案處理的問題時，老師總是希冀我們能以哲學的方式思考個案的基本資料，從中發現問題的核心所在。我一直相信，哲學並不是一種形而上的心靈存在，單純地企盼探究生命繼起替興背後的一抹神秘，哲學是一種客觀邏輯演繹的思考模式，思考世界上一切值得思考的事物，包括「思考」的本身。人，在自我情感的深層探索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這是生命哲學的基本教義，也是發現真相的唯一基礎。依稀

記得在影片中，因信仰歧異而被誣陷為異教徒的海芭夏面對出來調解的主教，同時也是她自己的學生Synesius時，她不僅僅堅定地拒絕了成為基督教信仰擁護者的提議，並且對著Synesius說了這些話：

"You don't question what you believe. I can not. I must."

“你從不質疑你自己的信仰。但是我必須！”

如果可以的話，在那樣四目相對的瞬間，我希望我是能沉寂不語的，至少，是那短暫無比的數秒鐘。只是，明明知道背後的研究顯示是如此嚴謹明確地條列著，證明著一件事情最後統計的歸附存在，鮮明而大膽地公開。可是我卻還是不能，亦或者不忍，去捨滅她那一絲微渺的奢望，單單憑藉著我一句引述數據的話。我不能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總嘗試在能力可及的範圍內盡量協助他，可是，這樣的介入對他又或者是她而言，真的是最適當的方式嗎？我不禁困惑了起來，在醫護治療的專業知識與服務精神上，那懸繫一線的平衡又該如何拿捏掌握呢？在互動的過程中，我的定位似乎動搖了起來，漂浮在無垠際的汪洋上，遠方的塔燈什麼時候才能照射到我身上？

看著老師凝視著個案家長的眼神，肅穆間夾有幾分歲月的溫厚，我猜想，是否淚水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涸竭？忽然間，我不禁想起孩童母親與我傾訴的話語，因為這樣一個孩子的出生與成長，使得她的生活更具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她說她並不哀傷，哀傷的是他那朦朧未明的未來，可是未來本來就是如此的樣貌，她說，她的笑容是如此的恬淡卻又沁遠，藏蘊有一種自然的關懷。翻閱著老師多年心血的著書，仔細想想，我們不一定要憑藉著自身而改變些什麼，但每個人都可以是追求真理的旁觀者，不盈眶示人的眼淚，並不代表著就不能滋潤心靈的脆弱。每一個殘酷的診斷與預後，都在潛移默化間被轉化為另一個形式的傳承，不是順其自然的消極與逃避，而是另一種照護的昇華。

這樣的夜晚，這樣的一本書，這樣一棟孤傲矗立的高樓，這樣的一位哲學家，緩緩建構起這樣的一個夜晚。



# 咖啡先生與紅茶公主

文/圖:李昀容 護理所碩一

**還**記得去年在網路上看到了一則心理測驗，它的問題是這樣說的：「請問你對咖啡的感覺」，當時我的回答是濃濃的，甜甜的；而你的回答是平淡無味的。當我轉動網頁向下看的時候，它的解答是：「對咖啡的感覺代表你對戀愛的感覺。」我嘟起了嘴跟你說：所以我們交往你也覺得平淡無味囉!？腦機轉得很快的你立刻回說：「雖然咖啡是無味的，可是我覺得妳就像紅茶一樣，要每天喝，不喝會覺得奇怪！」，當下我又好氣又好笑，好氣的是他對戀愛的感覺是無味的，好笑的是他的補訴讓我覺得心頭甜甜的，代表他還是需要我的，於是乎，他成了咖啡先生，而我變成了紅茶公主。

**咖**啡與紅茶的最大相同點在於，它們都含有咖啡因，只是多與寡而已；而咖啡因的作用是可以提神的，所以當咖啡與紅茶在同一個杯子裡時，那種滋味是別一番風味，不過可惜的是，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們就沒什麼相似之處就是了。外觀、色澤不一樣；香味、產地也不一樣，當咖啡與紅茶在一起久了以後，咖啡漸漸的開始覺得紅茶與它不一樣，就像實驗時的分餾一樣，咖啡通知分餾瓶的有機溶劑開關，請紅茶出遠門到另一個燒杯中，結果，紅茶就活生生的被分出咖啡之外了。待在燒杯的紅茶覺得很寂寞，因為自己待在以前沒待過的世界，文化環境皆不同，讓紅茶有一種想要覆”茶”難收的心情，想從實驗桌一躍而下，但是想到太陽爸爸與雨水媽媽的滋養才長成目前這般好茶，讓紅茶收起這般難過的心情，靜靜的待著燒杯中看著分餾瓶內的咖啡先生--找到了它的咖啡小姐。

**有**一天，實驗桌上多了一個燒杯，那一很漂亮的新燒杯，晶瑩剔透的質感，讓紅茶想要一探究竟，葫蘆裡到底是賣了什麼藥?原來裡面裝的是阿薩姆紅茶！有別於大吉嶺品種的紅茶公主而言，總覺得阿薩姆比她差一截，黑黑的不起眼，像剛出土的文物一般，雖然外面包著精美的包裝禮盒及緞帶；相對於阿薩姆而言，一見到大吉嶺公主，立刻對大吉嶺公主傾心，不過公主並沒有因此接受阿薩姆，因為公主知道相遇...是為了分離。經過了一段時間，紅茶公主慢慢的覺得還是與同一類物質相處，會輕鬆自在的多，起碼不用擔心自己與別人不同了；而阿薩姆也很貼心的會幫大吉嶺擦拭燒杯，整理儀容，每天都亮晶晶的，讓大吉嶺很有面子，走路有風。

**人**活在這個世上的時間，依照衛生署的統計，都已經超過70年了，說長很長說短很短。而在這個愛情世界裡，就像自強號火車靠站一樣，大站會停的比較久，而小站可能會停一下或根本不停，而可惜的是人不像自強號一樣，妳不會知道什麼時候會到達終點站！但是我想既然咖啡先生都已經找到他的小姐了，我想我應該也沒有理由再拒絕紅茶王子吧！！





# 走過

醫學四 陳泓任

追逐時鐘的下一個整點，我疾走在台北街頭。

路樹舞曳著沙沙的蔭影，我正走過。砂風微苦的韻律竄進嘴裡，一陣熟悉吹起腦海中孤孤漣漪。童年的高雄，也是這樣迎著塵沙的私語。

追逐火車的進站時刻，我疾走在台北街頭。

褲緣摩擦著沙沙的人影，我正走過。迎面來的低首斂眉，微笑在此是最昂貴的奢侈。不管多偉大的城市，當一大群、一大群人木然的奔湧而過，就失去了本有的生命力。每個人都在用腳步計算時間的飛逝，我們不過是一群安靜的影子，做一個繁華世界的旅人。

「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抱歉」我退到一旁。

凝思擋住了匆促的去路，這麼的理所當然卻又令人驚心。懷念那個釣條大魚便會傳遍全村的下午，這是回家路上唯一的交談。

低頭，加入了人潮遊走。

即便褪盡鄉實村樸的靈性，即便走進都繁市蒼的理性，潛意識裡仍深烙著家的圖印。漠然的瞳孔下，我一樣追逐…

追逐虛像般的兒時記憶，我，疾走在台北街頭。

稻禾滾滾著沙沙的穗影，我正走過。院外的甘蔗田遮蔽小時的視線，望不過黑甜菜圃與隔壁的地瓜園，後院的青蔥和薔薇總微掩著我戲逐的腳印。院子的夕陽靜佇龍眼樹，微微搖響蟬噪的忽落潮起，一波波浪襲頂樓的蘭語，那裡開綻著紅、粉、白、黃的遙思…

上一次走過老家的田埂，是甚麼時候？

「鈴—鈴—鈴—」列車進站。

八年了，好久。

「轟轟轟」火車承載著期待，我依然追逐。追逐飛奔南馳的思緒，追逐空缺的夏日，追逐…

迎接我的，是一樣的笑容，不一樣的高雄。

同樣南腔的台語，同樣滿溢的熱情，人事依舊，但景物卻悄然走過。

風停了，甘蔗田改為中學的校址；樹倒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的圍籬；蟬靜了，蔬實花卉埋葬在新建的樓層；高架的捷運切割天際，供應糖廠的甜膩消失在眼底；歡笑閒談壓不過四線道拓寬後的馳騁，高呼低喚的聲音喊不破牆隔的水泥；公寓式房舍仿若建壘築城，青春期的拔高卻追不上砌磚的速率！

試圖追溯時光的上個里程，我疾走在高雄街頭。道路拓寬帶動夾岸樓宇的新闢，新式公寓爭恐的衝向漸窄的天際。也許這片沃壤將踏向繁榮？或許吧，但我總有些失落。在我眼下，一個童年的夏夢正在崩毀。不為什麼，就為那聲被喇叭取代的壁虎低鳴。

或許，我不應回去，也不應追憶，都市的厲風早已撕碎了整整一段兒時過去。

一樣是熟悉！閒散的脚步換成埋頭猛行，風不再伴著蟬鳴，一個村鎮的活力將走進都市的死寂。依然是熟悉！霓虹驅趕大地的靜謐，點頭取代成串的話語，房地產增漲的價差源自生活的變移！

走過，卻走過一片不曾走過。

發達的舟車網絡限個人為孤島，喧騰的市域有時比郊鄉更為冷清。當高牆築起，當物質文明滲入性靈，總有天人心的藩籬也會成形。當物景不再，當熟稔不再，我是否只能追逐回憶的殘影？

在我眼前，熟悉的故地正走向另一個冷漠的熟悉。





# 鐵道上的日子

醫學六 段逸欣

每逢假日，總是將自己打包塞進擁擠的人群裡，從台北一路坐回桃園。

這是一段簡單的再也不過的路程，南下的每班列車幾乎都一定會停靠的兩處大站，就這樣串連起我的大學生活。

如果說台灣島像一粒番薯，那麼台北一定就是番薯葉萌芽的地方，在擁擠的土壤上簇擁著奮力生長的莖枝嫩葉，擠的就連馬路都快塞不下了，於是火車必經的軌道只好默默地退居幕後，躲在地底，卻仍一如既往承載起北來南往的旅人們。

這就是我每次踏入台北車站時映入眼簾的風景。在僅靠現代電力照明的漆黑地底，並排著一列列、極目不見盡頭的鐵條軌道，向不知名的遠方延蔓而去…。我只能縮著身子，靠在月台上侷促的一個角落，遙想著蕃薯藤是如何的錯綜、盤雜，然後將一粒粒的種子遍灑在這島上，生根茁壯。

在一片廣袤的水泥森林裡，人們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又往各自的方向分散而去，我們暫時交會在這一個匆忙的時分，如此靠近卻又如此陌生。站在台北車站的月台上，總會注意到一個必然的現象：當車班即將到來的時候，人群便開始自動往鐵軌邊靠攏，焦躁不安地等待火車現身。我也不免俗地擠身其中，一邊為這樣的爭先恐後感到侷促，一邊卻又不禁沉迷在這共享的氛圍裡頭。此時仍然陌生的雖然是我們的靈魂，然而異樣的熟悉感卻又使心頭湧上溫暖，不僅僅是因為體表散發的熱度，而是因為我們都在這裡。我們都一樣，都是「火車族」。

誰不害怕寂寞？誰不想有人相伴？但在旅途中我們卻往往都是「一個人」，一個人出門上班、上課，一個人踏上歸途，一個人移動著、追尋著，直到落腳在下一個停泊的地方。這是無可避免的孤寂，卻也同時難以承受，我們之間暫時的熟悉只是一種慰藉，透過分享著共同的「孤獨」，而成為彼此旅途中的「同伴」。

我終於搭上火車，這時通常已是下班時刻。人潮來勢洶湧，到了車上，很快地，便各自趕緊找到那一小塊屬於自己的「立足之地」，人們或坐或立，逐漸安靜了下來。看著人群，就像在欣賞一幅幅不同風貌的圖畫，各色各樣的性格行為躍然於上，有的人捉緊時間補眠、有的人看著手機電腦打發消遣，而有的人只是發呆，張著兩眼卻不知道在看甚麼，可以說就是無所事事地保持清醒。

通常我都是屬於發呆的那一群。站在窗前總是最熟悉的姿態，聽著耳機裡不停播放的流行樂曲，看著窗外，也看著人們。這是最喜歡的時分，盡情地奔放腦海的思緒，作白日夢，反芻過去也編織未來。在這純然放空的時間裡，情緒也常常像滿洩出來似的，充盈在心田間，打轉在眼眶裡，宛轉在嘴角邊。也許就是因為「一個人」，才可以如此放鬆地享受心情；卻也在「旅伴」們的陪伴下不至於暴露失態。

從台北到桃園，是我回家的路。這一段旅途的風景也是最愜意的。我最喜歡山佳和鶯歌之間的廣闊盆地（我偷偷取名為「山鶯盆地」），黃昏時分，柔和的陽光照射其間，所有的色彩都明亮溫暖了起來。遠方山巒疊翠，近處溪流婉約，又有一條河濱腳踏車道，就介在鐵軌和河道之間，正是在火車上俯身望去便可一覽無遺的距離。夏天時經過這兒，時常可看到三三兩兩的鐵馬悠悠而過，就像我和我的「旅伴」們一樣，放肆地享受這下班放學的優哉時刻。

到了桃園車站，轉眼間這短短三十七分鐘的車程便已結束，我回到自己生根的地方，然而有的「旅伴」卻還在中途上。番薯芽在臺灣島上四處遊走，總會再次找到最適合生長的所在。而明天，又將踏上各自嶄新的旅程。